



川石島

人海里的一座島，独特、独立、孤独的岛。

黄鹤峰 著

美国南方出版社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川石島 / 黄鹤峰 著

责任编辑：夏 娅

版面设计：张昞道

Copyright © 2023 by Hefeng Hua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 年 12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66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23951253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3951253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978-1-68372-597-8



作者简介

黄鹤峰，福建作家协会会员，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当过工人、农民、赤脚医生，医务工作者。在国内和香港及海外报刊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游记。来美后，曾在华盛顿大学工作和做过药师助理多年。出版过《最后的浪漫》《西雅图酋长的谏语》两部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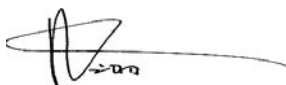
内容简介

这部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串起中国近现代到当代发生在一个小岛——川石岛各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川石教案，中法马江海战，英国大东电报局的登陆，第一条大陆到台湾淡水的海底电缆等等，这个3点多平方公里的小岛，西洋人来罢，抗日战争中东洋鬼子又登场。海姓人家的七个女子和一个媳妇子有了走出小岛去上学的机会；两个兄弟截然不同的性情，产生各自不一样的命运，最小的男孩1949跟撤退的部队去台湾，又演绎出惊心动魄的人生。因为，在川石岛，可以看到对面的马祖岛，他成为两岸传递情报的特工…作品还融入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语言文化和习俗。

作家学者推介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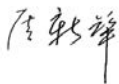
《川石岛》是一本复杂的书，假如需要使用关键词来形容它的内涵和容量，我会选择故土，历史，记忆这样几个词。显而易见，作者为这本书做了多年的史料调研，但作者没有被史料所限。故事里的人物在史料划出的苛严边界里，展示着自身的鲜活生命力。黄鹤峰是一位被低估了的作家，她用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串联起一段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历史。她笔下的那些故事，不仅保存而且丰富了人类对故土的深远记忆。

——作家张翎



川石岛，一座大海中神奇的小岛，西方文化浪潮的汹涌冲击，二战中日军的占领，曾深刻地影响了小岛上户人家的命运……两个男孩截然不同的性格，一群女孩子离开小岛、走进学堂，成为新时代的新女性。书中还刻画和描述了岛上的传教士、师姑、日本兵等人物形象，以及海岛人的性格特征，语言生动，颇具地方特色。

——作家卢新华



湿重的海腥味扑面而来。“沙马”（沙虱）“摩摩”（小章鱼）“土螟”（泥螺）在浪花中被小脚丫们追逐，伴随着炸响的童稚笑声，那几个叫海天海云海清的海边成长故事，和那些个叫“俊人子”（女孩）“媳妇子”（童养媳）“番子”（洋人）的世情纠葛，在闽江入海处的小岛川石岛上渐次上演推进，串起了中国近代史中一系列不起眼却影响深远的大小事件，和众多人物起伏跌宕的命运故事。这是一部富有闽地民俗特色，又深开掘大视界的“大河小说”和“成长小说”。“大河小说”与“成长小说”这种西方小说分类，在中国则有一个更为瑰丽的名称——“史诗小说”。此作兼具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的交错互文，以一个蕞尔小岛的沧桑演变写大时代的小人物命运争斗，在海雨天风间谱写出的一曲悲壮凄美的海之歌。所涉及的历史事件描写，显然透出作者某种田野调查的作业功力，里面线条纷繁的人物故事读来有种血肉淋漓的即视感，但作者对历史与过往的观照角度却始终是冷静理性的，并且深探进人性的明暗诸面。此作确有近期长篇创作中难能可贵的史诗风格和特异品格，值得向广大寻求新异阅读趣味的读者推荐。

耶鲁大学 苏炜



隔洋相望

——《川石岛》推荐语

“望海”，在黄鹤峰心中，无异于“望乡”。

伫立西雅图，隔洋远眺，仿佛望见了故园，也不禁忆念渐渐远去的岁月。

海滨风情，海峡风云，般般情丝，化为笔底墨痕。

淡若清风绕指柔，愿有时光可回首。

一卷《川石岛》，但见人间悲欢离合，世势变幻演迁。

情趣隽永，笔触淳朴，意蕴悠长。

杨际岚（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编审）

黄鹤峰作为一位在八闽大地成长并走出来的华文作家，对念兹在兹的故土充满深厚的情感，在她的新作《川石岛》中，对故乡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世事沧桑都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她的小说，将小人物与大历史进行链接，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沉浮互相打通，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之中书写跌宕的人物命运与可贵的家国情怀，是一部真实生动反映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期间闽人的生活史、风情史和心史，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小说叙事双线并出，不蔓不枝；人物形象多姿多姿，性格饱满，栩栩如生，读之令人不忘。同时，小说具有自觉的女性关怀意识和开阔“跨文化”视野，是一部不可多得海外华文小说。

古大勇

（文学博士，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泉州师范学院“桐江学者”讲座教授，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

站立在闽江口出太平洋主航道上的川石岛，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沧桑往事。这跨度百年的离奇“往事”，烙印在中国的胸口，也流淌着世界变迁的涓涓血脉。在作者黄鹤峰的笔下，海姓人家的故事，有爱情，有宗教，有战争，在时代的大浪潮中，每个人都演绎出惊心动魄的人生，可谓是写透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写出了民族之殇背后的民间风骨。

海外文学评论家 陈瑞琳



《川石岛》：驻足于家国·历史·文化的回音壁前沉思

肖成

闽籍华裔女作家黄鹤峰，在北美新移民作家中作品并不算多，但却令人印象深刻。迄今为止，她奉献给世人的三部长篇小说《最后的浪漫》（2001年）、《西雅图酋长的谏语》（2013年），以及最近这部新作《川石岛》，似乎都是“十年磨一剑”的产物。对于听着涛声、伴随潮音长大的黄鹤峰来说，海洋就是其生命与艺术的神祇，拨动其灵性情思，赋予其精神启示。于是，她在创作中不仅展现了海洋文化的瑰丽神奇，而且溯源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变革，在家国的层面展开人类与海洋的对话，展示生命的独特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关于黄鹤峰作品的相关研究似乎尚未展开。因此，本文尝试通过《川石岛》来窥视一下黄鹤峰海洋题材历史小说的基本风貌。

一、穿梭在家国·历史·文化之间的海之子

历史或许是由众声喧哗的大合唱汇合而成，也可能是存在于某种孤寂的独白之中。虽然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英雄、伟人们如埋藏在地下的富矿体，往往可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领域给后来人提供丰富的借鉴；抑或他们的某方面贡献浓缩了民族文化心理的结晶，浓缩了一个民族的奥秘。而他们身上闪烁着人类的共同本性，亦成为每个人对照自己的镜子与勘探人性的底本。但选择这样的历史人物为

這是一本極不平凡的书，它不仅是一个
島上大家族的历史，仔细描写了島民的生
活，更匯集了百年来的历史资料，
包括基督教的传入，川石教案，婦女
问题，台海电纜，孫立人冤案等，不一而
足。全书章节独立，便于阅读。

梁文蔷 二〇一三年
时年九十初度



主人公，其潜在的认知陷阱也显而易见，不如选择大历史漩涡中的“小人物”，因为个人并不是无声无息消融于家国的种种统辖范畴之中的，而是与这一切展开或认同或抗拒的复杂交流。不管怎样，个人正是探究历史时必须开启的一个小小的支点。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川石岛》这部长篇小说中。

如果说时代话语面对的是整个社会，那么文学创作面向的就是每一个人的命运，毕竟“中心人物的选择从来就是一部作品成功的关键。”¹那么《川石岛》是如何以开放的现代理念和独具个性的艺术之笔来擘画历史风云变幻的华彩乐章和塑造时代人物的呢？在小说主人公海天身上，作者的笔墨呈现出向内钻探的趋势，钻头中心是海天的精神世界，探测目的是发现人物精神结构中意义非凡的要素，无论笔墨是浓淡，还是稠稀，均环绕家国、历史，以及文化这三元素构成的中心舞台而荡开。小说开篇就用“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引领读者迅速进入文化变革与文明冲突激烈碰撞的近现代，“如果说南京是郑和下西洋的策划地，太仓是起锚地，长乐是驻泊地，那么闽江口上的粗芦岛、川石岛环绕的福斗港，就是最后誓师扬帆去国之地”；“川石岛作为沿海岛屿，水上重要的交通要道，从十九世纪后叶开始，就陆续引来了番子。外国人的到来打破了川石岛宁静的生活。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产生了从未有过的热闹：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纷至沓来，而日本人投降时，有两百多日本兵，在岛上举行缴械受降的仪式。”除了那些《山海经》和李汝珍《镜花缘》中的上古神话和海外奇谭的交代外，其余故事大多都以作者的“全知全能”叙述，夹叙夹议的旁观评述，以及主人公海天的“第一人称”的限制叙事铺开。

海天的叙述是在三个维度上交叉展开，一方面讲述自己在川石岛日常生活，以及辗转上海、台湾等地逐渐成长的经历；另一方面述及川石岛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譬如近代史上著名的“川石教案”，提及“几十年前，川石人曾反对

¹ 郑春：《试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新努力》，《文史哲》2000年第1期。

教会的番子购地建房，还出过人命，就是著名的‘川石教案’。后来，他们还是来了，他们说的人要爱人、教会里大家都是兄弟姐妹的话，不无道理。他们不只是说，而且还开办了许多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帮助穷苦的人。其他住在山上洋房里，不会说中国话的番子，基本不和岛上的人打交道。大家只知道他们是什么电报局的，连中国的雇员都不大知道他们的底细。”作者由此迅速将川石岛纳入了“西风东渐”的近代视野，其中对川石岛传统社会冲击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事件即传教士的进入。再一方面就是抒发主人公对川石岛汨汨涌出的情感之泉或漫溢的哲理之思，而环绕川石岛的广袤的海洋就在无止息的涌动中孕育着生机蓬勃的生命与多彩斑斓的艺术：

闽江入海处，一座小小的岛屿横空出世，它和北面的五虎礁哨兵一样守护着这个门户。在群山连绵无路可通的世纪里，这条江就是闽中的关隘、进入马尾港到达福州的必经之地。那座站立在江海之中的小岛就是川石岛。它地处亚热带，山上一年到头都披着绿装。大片大片的相思树，马尾松等冬青树和灌木丛，即使秋冬季节也永远绿着，只是不再像春的淡嫩夏的浓翠那么富有生机和活力，而略显黯然、呈没有光泽的土绿色。它朝向大海的一面，时时刻刻被海风海浪剥蚀着冲击着，雕刻出陡峭冷峻的面容。一块块光滑巨大的礁石，一扇扇宽广耸立的悬崖，架构出它性格中的主旋律，它的坚定不移、遗世独立。尽管狂风暴雨，流岚雾霭可以一时将它遮挡，但是，太阳一出，朗朗乾坤之下，浩浩江海之中，它依然故我，更加英姿勃勃地矗立于海天之间。

在前两个维度的叙述中，固然主要是外在事件的起承转合，如交代了海天的特殊成长经历，游走于家乡、上海和台湾三地的经历，以及台海两岸的特殊战线上的激烈较量等，弥合了海天对海洋的认识和感知：“海天从小在海水里泡大，

许多次在五虎附近的激流漩涡中几乎失去控制，可危急时他却并不慌张，而是借到一股力顺势脱离涡流，重又畅游起来。他在海里很安全很安心，觉得有天大的神奇助力，在护佑着自己。是妈祖娘娘还是祖先们在显灵？”小说不仅完成了作家对故事人物的行为认同或想象；与此同时，还穿插性地夹叙夹议了某些轰动一时的重大历史事件，譬如1950年代台湾发生的“吴石案”和“孙立人兵变案”。1950年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供出包括吴石在内的400多名地下党员，台当局下令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逮捕并处决了吴石将军。“孙立人兵变案”又称“郭廷亮匪谍案”，这是“发生于1955年，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案件。中华民国政府指控陆军上将孙立人部属，少校郭廷亮，预谋发动兵变，以此为借口，宣称孙立人‘纵容部属武装叛乱，窝藏共匪，密谋犯上’将他革职。”

“吴石案”和“孙立人兵变案”其实是由两蒋父子主导的一连串反共事变，是台湾为加入西方冷战阵营呈上的“投名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重大事件都是经由海天的观察、感知、推想甚至臆测之后呈现出来的。它除了给予读者对历史真相与小说情节在叙事层面上的满足之外，同时还“以我观物，万物皆着我之色彩”的艺术手法，毋庸置疑地透露出海天这个核心人物的性格气质、价值观念、思想动向等精神层面的多重信息。而第三个维度上的叙述，如同漫漫长夜中的默默私语，关乎海天对于家国、历史的义理选择、文明之究、父母之念、天伦之情、男女之爱、责任担当，都是海天灵魂最深处的牵系与纠结、欢欣与忧思。这些袒露在《川石岛》之中时，则表现为作者异常深情地在小说的重要情节缝隙中穿插了许多抒情片段：

那时的海，像深深沉浸在美梦中的少女，无声无息，独享着自己一份甜美隐秘的苦恼和欢乐；又像襟怀坦荡无私奉献的母亲，无怨无悔，任儿女们索取自己拥有的无尽宝

藏。海，有人最想象不到的一面：宽厚、慈祥、恢宏、大度、圣洁到近乎完美。那时的海在吸收着积攒着太阳的能量，眯缝着眼在如梦似幻中养精蓄锐。海不是不想翻腾，而是在酝酿中等待，等待着属于自己该澎湃的时刻。当力量充足、时机成熟的时候，无边的大海啊，将会掀起怎样的滔天巨浪，直让天地无光。

在这种抒情文字的加持下，在海天对旧事与新业、感情与理性的诉说、倾吐、分析、咏叹之中，人们似乎可以直接听闻他呼吸吐纳间的声息，畅游于他的情感、思絮之流中，理解母亲和他之间的舐犊情深，又为他如丝如缕不绝于心地对川石岛的思念而揪心，也深刻体会到他心底的矛盾与羞涩。由此人们不仅知道海天干了什么，还知道他的目的所在，从而确定他精神的色泽。因为同样的行为会有着不同的用意，有人为一己之私，有人则为普罗大众，优劣有如云泥之别。甚至我们还知道了海天被崇高目的遮蔽的平常之心，知道了他作为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也知道了他被策反担当起台海两岸“双面间谍”选择时的真诚。作者全方位地从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凸显了一个精神丰富、奇异的海天——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怨、有思有义的典型形象，这应该说是——一种崭新的创造。

除此之外，黄鹤峰在《川石岛》中还以类似传统章回小说讲故事的结构模式，用聊天、叙谈、私语等方式为我们刻画出了海氏家族其他成员的群像。众所周知，相对于国家、民族、阶级及社团，家族的规模虽微不足道，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家族却也是一个复杂的袖珍社会，其内部隐含了形形色色的社会因子，家族舞台上演绎的人物故事远比公共场域中更显精彩。这显然也是作家喜欢通过家族故事折射历史风云的主要原因之一。《川石岛》这部小说就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通过海氏家族主要成员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工作婚姻等，将他们的筋骨、血肉、思绪、喘息与叹惋

一一描绘出来，让我们得到一个个眉目栩栩如生的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真切容颜。不过，作者叙述的着眼点并非人们熟知的伟人或鼎革大事，而是其背后的中华文明和文化在外来冲击下或急或缓变革依据。作者细致讲述了每一个海氏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各自经历，有些看似与主题无关紧要，实则如水银泻地方式无声无息地透露出历史变革的生动风貌。既讲述了大嫂难产而亡后，母亲溺爱的大哥海星无所作为的混沌一生，又讲述川石岛上第一个被送去上学的“媳妇子”海云的幸运，大姐海红和二姐海澄的“共夫”悲剧；五姐海清解除与刘家包办婚约时的觉悟，六姐海兰奔赴上海从医的决绝，以及海凰的温婉贤良、海姿的求学上进等。这些人物身上所发生的悲欢离合虽然各不同，却也一枝一叶总关情。既热切传递了启蒙思想，从解开裹脚布、“媳妇子”争人权，到反对包办婚姻、自由恋爱、女子上学、外出工作、服务社会等，作者都将自己的思考与理想灌注到人物身上，让我们看到一组组耐人寻味的艺术典型，亦显现出黄鹤峰对于风云变幻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时空中专制与奴性的深察，特别是海云和海氏姐妹中海清、海姿姐妹的反抗与逃避、抉择、上进与追求，确实充满了理想主义的光芒与直面现实的警示意义。

二、真实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一般而言，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有两个重要向度：艺术的向度与时代的向度。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²这说明历史与现实、未来不是隔绝的，而是同一时间链条上的不同发展阶段，是互为因果的，因此要进行现实与历史的相互对话。在中国

² 【德】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9页。

史鉴意识由来已久，从孔子传到现今。而西方也有类似认识，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如果人们要理解现在，那么就应该调动全部历史的积极性”。³正因为有“以史为鉴”的意图，历史题材的创作才要“据今推古”。将艺术的向度与时代的向度交融并举，作者才能放开艺术翅膀自由无羁地飞翔。而且由于“历史题材的创作毕竟是文学创作，属于艺术。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是不容忽视的。这‘审美特性’就应该是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的艺术虚构、合理想象、情节安排、细节描写和情感评价等。”⁴因而在创作主体方面，艺术的特性就是作家的主观性与个人性。其艺术性必然来自作家本人的血脉、思想、情绪、意趣、见识、欲求等综合创作冲动、储备与构思。从这个出发点起程，任何一个有着历史认知与现实情怀的作家都会自然而然地走到时代的向度上。当然，黄鹤峰也不例外。

倘若从人类大历史观的视角来考察，其实每个人都是历史、文化的遗民，我们都处在历史的金钟罩下。所以在《川石岛》中就会常常见到关于海洋的思索：

天高皇帝远的海岛，少了些人和事的纠葛，但在领受着大自然丰厚赐予的同时，生存的威胁，也是来自大海，是养育他们，又不时倾覆他们的海。由此，每当海天晴朗平和，人们愉快地劳动，享受着收获的喜悦；当大自然施起淫威之时，他们不屈地抗争着，在与死神搏斗中把死亡做笑谈，有视死如归的气概。他们生的豪迈，死也悲壮。不像平原地带，灾难是那么地磨人，让人饿着熬到精气神全无，再默默死去。既然生死是前脚跟着后脚的事，那么还有什么好惧怕的呢？经大海洗礼过的人和民族，时刻面对着自然的挑战，领悟到了什么是死亡。这样大气的、不斤斤计较的男人，当

³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

⁴ 童庆炳：《历史题材创作的三向度》，《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

然无愧于男子汉这个称谓。在与大海打交道中，倾听来自波涛的语言，参透生命的本源，从而人们和大地上所有生物的生存态度取得了一致：既顺其自然，又顽强不屈！因为他们是人，就有些不同于其他生物，显得有那么几分超然。死亡是不可抗拒的，就像福州那句老话说的，人是“除死没大灾”，那么任何的艰难困苦都变得无所畏惧了。活着就得活得茁壮，死也就死了。是所谓未知生，焉知死？即知死，就知生了。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为主人公海天的独异性格找出符合人物成长逻辑的解释，如身为大海之子，海天血脉中天然就携带着“海洋的野性”和“不够安分”的基因；同时，又是在浪漫多姿的神话传奇熏陶下、在鼓励拼搏奋斗的超乎寻常的海洋文明环境下成长，自然会在潜移默化中保留更多的特立独行的性格。而作为独立的个体，海天可能有与生俱来的雄心，因为“强大的生命必然有强大的欲望”。这些都毫无疑问是海天这个人物能“立”起来、被信服的客观依据，但并不能因此排斥作者在其身上灌注的艺术自主性与主观意愿。前面我们已提到，海天故事的着眼点，不是复原历史，而是融入时代，是把时代思想的动向借个人命运反映出来。

《川石岛》赋予海天的另一重优异品质是面向自我的全面内审。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中指出《城市姑娘》的不足时，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观点。海天的成长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既非一开始就觉悟到自己的使命，也不是一开始就找到了可行途径，更不是—直走在胸有成竹的既定路线上，而是不断思虑、不断探索、不断寻找，时而迷惑、时而停滞。在这曲折蜿蜒的前行路上，他怀抱对“义理”的至上追求，不断质疑自己的思考、不断否定自己的结论，才最终摆脱了成长的焦虑，逐步走向思想的提升与完善。即使在安顿了思想、“义理”之后，他也没有放弃不

断的自我审视。听听这些心理独白：

海天满心想做个堂堂正正的人，要入教，就得达到做教徒的标准，自己觉得做不到，就免了。他在台湾时，有人问他要不要加入国民党时，或后来在大陆人家问他要不要加入共产党时，他都是以同样的理由，认为自己不够格而回绝。一方面，他觉得自己离那些崇高的理想的确很遥远，自己达不到要求；另一方面，在他眼里，有些党员并不都按给他看的章程做事，也使他很困惑。当然，海天是有理想的，他心里有自己的一杆秤：理想中的社会，应是完美的，有些缥缈，比如要诚实、公正、讲理、有同情心、实事求是等等。对那些高深的理论、主义什么的，他不懂，也不想弄懂。为人处事，他有自己心中的道德律，来来去去的王朝流传下来、为人们所普遍认可的，被社会所接受、提倡和传播的行为规范与原则，那就是良心，做任何事要凭良心。没天良没天理的人，将被社会所诅咒所唾弃。

海天的自我剖析犹如一场精神考据，让我们更直接地把握人物精神构成，更深刻地理解人物所作所为。这样内在的形象确实显得新颖别致。按常理来说，在私密的个人空间下，人们会尽可能地卸掉绑缚在身上的社会铠甲，忘掉自己的身份、地位、权势、名利等外在的赋予，轻轻松松做回自己。此处以海天的所见所思来叙述，作品向内转的笔势陡然增强。于是，出现了总结自己一生得失、寻思自己何去何从的思考者形象。由此，我们不就能体会到主人公自我反省的高度自觉性吗？海天的自审不仅限于思想意识层面，而且触及自己的欲望、嫉妒、逃避、无措，以及焦虑等消极心理。海天的自我反省、自我剖析之所以尤为可贵，因为他虽有年少轻狂的一面，但却没有自我膨胀、为所欲为，而是在社会道德层面上的“自律”与“他律”秩序中处理人情世故。他的自我培育维系在个人的品质情怀、人格教养上，故而自我

的反射自问也因承载了全部的重量而无比重要起来了。反之，“自律”与“他律”秩序的缺失，常常使道德变成虚悬的旗帜，虽然高高飘扬，但空无一物。因此，海天这样的自剖与对良心的坚持，不仅为我们树立了道德的标杆，同时也说明单靠个人自觉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和制度。

三、存在之思与叙事结构的二元对立

诚然，内蕴丰赡的《川石岛》适宜于从各种角度进入解读。因为在小说的想象天地里，我们可以借助对人物和故事的创造，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可能性，从而丰富自己的生命。我们不妨将这种动机称之为追求人生更多可能性的创作动机。进一步看，这种创作动机其实具有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包含了对人生的有限性和超越性这一对立关系的文学应对策略。生命是有限的，此乃一切哲学思考的起点。如何超越有限的生命而获得生命价值的更大实现，这是文学亘古至今就在思考的一个永恒话题。《左传》提出过“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⁵其中“立言”更被魏文帝曹丕史无前例地张扬其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⁶在某种意义上说，确乎如此。文章留存于世，才能实现对有限生命的可能超越。

黄鹤峰在《川石岛》中似乎有意识地运用了二元对立的手法布局谋篇，将叙事结构二元化，在二元对立项之间设定矛盾或冲突，从而展开故事情节，完成正义与罪恶、善良与奸邪、战争与和平、死亡与新生、短暂与永恒等内在对立要素的淋漓展示。小说表层的对立因素是中西文化、中日战争、

⁵ 洪亮吉：《十三经清人注疏：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67页。

⁶ 转引自孙明君：《曹丕〈典论·论文〉甄微》，《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国共内战、台海分治等的两相抗衡。在这个家国、历史的大平台上，海氏家族兄弟姐妹之间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对待亲情的态度，不仅揭示了各种日常生活现象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其实也追问了何谓“存在”？“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即存在，但它不是主客二分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不分主客意义上的所谓‘此在’（Dasein），即‘我的存在’或‘人的存在’。”⁷这才是真正的存在。于是小说的情节顺着海天这方面的努力行进，衍生出很多思想上的探寻、心理上的揣度与行动上的安排。诚然，二元对立项的较量不会一直处于平衡状态，往往总有一方占据强势地位，支配甚至决定着另一方。而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曾多次显现这样的悲剧，当被骗去台湾，又被重新派遣返回大陆当间谍的海天再次回到故乡时，经由经政府工作人员的策反和姐姐海姿的劝慰后，他情不自禁思索起来：

多少年来，独自走天涯，那一份孤苦有谁能够理解？在漂泊的路途上，的确是一些贫苦人帮助了自己。海天被人说到痛处，悲愤的情绪在那时刻被无限放大开来，形成铺天盖地之势，一发不可收。富人们是贪婪、不知饜足的，一个铜钱看得比车轮大，有了九十九块钱，还要凑成一百。自从父母离世，谁这么关怀过他？游子的那一颗赤子之心温暖沸腾起来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关爱，犹如再生之德，那份恩情比天高比海深，只有用自己新的生命去奋斗，才能报之以万一。有什么理由再计较，而不全力以赴去工作？怎么能只顾自己回来，而不理会像陈孝明那样一大批流落天涯、渴望回家而无门的人呢？况且，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穷人还在被欺压……

海天还有些犹豫着，倒不是害怕什么，冒险是他的个性，平淡的日子才是他的畏途。他考虑的是怕不自由。那一行当，职业的行话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意思是一旦干上了，就

⁷ 马新国：《西方文论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4页。

得做到死。进去了，却难得再出来。当海天得知，这项工作平时的时间是可以灵活掌握，重要的是要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觉得这点不错，苦和累对男子汉来说不在话下，重要的是有属于自己的一些逍遥自在的欢乐时光，张弛有度，才是他想要的生活。

海天终于选择了弃暗投明，愿意为新中国所用，成为插向台湾的一把地下尖刀。这些目标的核心就是独立不倚的自我意识与情感认知，其“人之为人”的独立意识的种种表现与不断受挫与修复正是小说将散乱飘絮般的回忆、思味、转述凝汇起来的内在线索，从而使其追寻的“生命”、“家国”与时代所造就的理想之境是有神思一样的随意和自由，是既不自囚又不他囚的安定从容。从深层结构来看，这部历史小说的二元对立要素其实是一致的，即都可归属在人性的需求与历史的局限这两个对立项上。

当然，从个体角度来考量，人性需求与历史局限的对立关系是主要方面，其各自需求的实现或欲望的满足与否都取决于历史的条件限定。譬如海红与海澄姐妹共夫的三角关系在人性需求的考量平台上，似乎三方都是势均力敌、难分伯仲。在这个意义上看，海澄之所以勾引姐夫之欲求不仅合乎情理，而且表现出满足基本生存、安全等需要后的更高需求，但却是违背了道德与伦常的。海澄对大姐海红的背叛，恩将仇报并没有摆脱低级需要而向更高目标趋近的欲望。海澄和姐夫的通奸，不仅侵犯了大姐的权益，更导致了海红死亡。因此她虽得偿所愿与姐夫结了婚，但此后却常常被丈夫骂做“婊子”。显然他们两人依旧困在道德与伦常的桎梏中，而死亡的海红却彻底得到了解脱。倘若分析这段由情欲泛滥所造成的“三人行”悲剧，首先必须认识到人性本身的矛盾和情感的多维性，虽然在现实中只能抓住有限的幸福，但又总是在脑海中憧憬无限的美好。其次，也能深刻体会人性需求与历史局限的永久性矛盾，人始终是被串在时间的锁链上，

成败得失都要靠时间来成全，也许从这个角度理解会更深刻体验到爱情与婚姻中的不可控因素产生的原因，如同错位的人生中海红与海澄姐妹二人品格的高下立现。小说突出了亲情、爱情和欲望之间的差异，正是这差异的存在，令我们把握到小说对于新旧交替时代文明冲突中，不走极端批判的向度与力度。由此可见，采用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确实有利于实现多重历史警示与现实启迪的双重目的。

四、富有“意味”的审美语言

历史学的语言是以现代语言为根基、为主力的。在《川石岛》中，黄鹤峰更独特的一个尝试是将韵味十足的民间语言引入历史文学之中。当然历史向度是首要的，除了历史观的不偏不倚，还包括审美中散发出的历史气味，更直接的播散者应该就是小说语言了，毕竟语言是小说的第一实践工具。那么怎样让语言浸染历史韵味呢？这既然需要考虑到历史题材创作的时代向度，那就必然要求语言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找恰当平衡点。

统观《川石岛》这部历史小说的语言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整体的叙事是具有“造端积成”的素朴格调。作者把语言视为具有生命力的整体，视为一棵青翠欲滴的树，让其自然生长，而不是人为修剪成扭曲盆景。换言之，作者为自己的历史小说栽种了一棵语言之树，用自己对于历史人物、历史语境的理解、想象灌溉之，从整体上笃定其简约、从容且活络的语言风貌，让其自然地生长于词汇选择、语感氛围营造、语势语态安排等涉及语言活动的全过程之中；既不是分开思虑现代汉语与上古神话、海客奇谭的各自运用，又不是单独考虑某些文言文、古白话的采用，而是娴熟穿梭于其间：

海外面有各种各样的国家：长臂国，他们用长长的手在海里抓鱼；长脚国呢就用他们的脚捞鱼。有个女树国，全国都是男的，人不能生孩子，小孩由树所生，所以叫女树国。

那国里花团簇锦，满布山头，香如兰麝，随风飘动。那里有一种高入参天的大树，名女树，有大于盆碗的花，花瓣如莲，花中有婴儿端坐，四肢五官俱全，会啼哭，能动但不能移，因为屁股生连枝上。到满二十个月，离了蒂，才抱回家养。若月数未足摘撷，不但婴儿死去，母树也会因损伤而枯干。

此段文字整体上将现代书面语与口语有机融合，呈现出现代汉语的亲切自然，没有生硬刺眼的古语穿插，自然而然地将“花团簇锦，满布山头，香如兰麝，随风飘动”等生命力旺盛的词汇化入叙述语流中，粘连出一种历史的味道与韵味。并非用熟稔的俗语，而是符合情境的独创，有着对仗的古韵，呈现有力的语势，为这段语言增添了铿锵干练的风格，同时又氤氲出古典的氛围与地方特色。比较其他历史作品的语言，黄鹤峰确实擅长化古入今。这一点也折射出当代历史文学在语言运用方面尚待精进的方向——将古早的神话和海客奇谭的神魂化入现代语言的血肉中，而非点缀在衣衫上。本来最常规、最讨巧的做法是模拟当时的语言，采用雅致又严肃的文言文，但可贵的是，黄鹤峰没有这么做。《川石岛》开篇叙事即以充满童趣之语娓娓道来：

小时候，海天望着大海时，喜欢问娘海外面有什么？娘就告诉他，在大海上，有很多奇异的事。有一次，人正行船呢，明明天上就有个太阳，却忽然看见前面的山上又出现两个日头，灼眼耀目。那太阳山下有一个大洞，海水急奔而入，他们的船掌不住就要顺流进入那个可怕的黑洞。正在这时，一艘船赶来，锣鼓喧天，群声呐喊，即刻双日及山洞都不见。原来那浮起的太阳与山，是大鱼仰首，双目如日，口张似洞，船若被吞，七天就化作鱼粪了。那赶来的船，是住在邻近天女国的，专门驱赶大鱼怪，免其害人。

这段文字中有一种韵味——正是海岛风情的特有烙印。川石岛四周既有茫茫大海，又有渺渺烟波，比其他自然环境更能促成人们产生天马行空般的浪漫遐想。这种叙事就起到了一箭三雕的效果：其一完成特定叙述任务；其二复原情态，活灵活现地托染出动态画面来。这样的语言是流动、跳跃着的活水；其三，传递出独特地方语言、文化风采。换言之，以上所引文字像一股清凉的风吹送来海腥气，让我们直接感受到福建海疆的风习，这当然是值得注意的。可目前这种地方格调的语言在当代的海洋性历史小说中似乎还并不多见。

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云“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代表了古人对海洋物象的感知，同样黄鹤峰笔下的“海，是令人难以琢磨的存在。本以为海是汹涌澎湃、浪花飞溅、永远的躁动，难得片刻的宁静。所以，如果海是狂暴的，掀起滔天巨浪，没什么使人惊奇的。可在大海上，当海面平静的如铺展开来的华丽绸缎，在光影中呈现着一幅幅淡蓝、灰白、深绿、粉红还有金黄的色彩，世界的喧嚣消失了。海平静起来，静如止水，青山可以倒映在蓝蓝的海水里。水静流深，大象无形的境界，有极大的感染力，人心在那无边的静谧中升华，在纤尘不染的天地间，能把自己遗忘。”现代人虽然对海洋有了更多的知解，但面对无边浩渺、变幻无常的大海也不免心存迷茫。而在《川石岛》这部海洋历史小说中，我们感知到的是不断跋涉、不断创造的艺术伟力，是对历史的忧思与未来的憧憬，是对海洋文化乐在其中的把握与想象，这无疑冲淡了我们“烟涛微茫信难求”的茫然、无力感，为我们寻找新路增添了一份信心。或许这也是《川石岛》之所以屡屡令人流连驻足于家国、历史及文化的回音壁前沉思的缘故。

肖成
福建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